

# 茶馆记忆

□陈增励

炉桥人酷爱饮茶，并且沿袭成风。这种习俗究竟源于何时，有待考证，不过父老口传：今镇西南角的老城区，抗战前曾保存有明末清初时建造的茶庵，供奉茶神。与绝大多数建筑物的朝向截然不同的是，其门北向而开，布局颇为独特。对此，本地人见怪不怪：“茶庵门对北，专发徽州客。”徽州在炉桥南四百多公里外，茶庵与徽州客发财有关，其中原因应该是当时已有徽商在炉桥站稳脚跟，而他们的主打商品，当然就是茶叶。

20世纪80年代前，炉桥就有两家私人经营的茶馆和很多专卖开水的茶炉。一个茶馆位于澡堂巷东（今房屋犹在），另一个在裤裆街左侧；茶炉，主要针对居家饮茶者，几乎每一条街道上都有，修长的炉灶上有三个灶口，用金属炊具烧水，最后一个灶口紧靠着用以吸风的高大烟囱，炉灶旁放置数口盛生水的大缸。街坊邻居们购买茶炉用硬纸板做成的正方形小茶牌，当时的价格是一分钱冲一水瓶开水。茶牌纸面上有用毛笔写的壹或贰小楷文字，中间或下方盖有红色的私章，壹和贰分别表示一瓶和两瓶开水。茶馆和茶炉用水很讲究，每天有专人用固定着大铁桶的板车从镇外菜园边的甜水井拉水来卖。至于使用的无烟煤，由煤炭公司列入计划，发证，按月平价供应。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，管理部门充分尊重本地民情，源源不断地向这样的个体小商户提供充

足的燃料。这种做法，极为特殊。

改革开放后，炉桥原有的茶炉无一例外地被汇集四方来客的茶馆取代。今镇内有大茶馆二十多家。

在独具炉桥特色的大众化茶馆喝茶，条件虽然简陋，但价格亲民。进门后，几乎都是小方桌、小板凳；两元钱一包毛峰茶，两元钱一碟炒瓜子或花生。过滤后用液化气烧开的自来水不收费，随意喝。早上“皮包水”，准东扬州的日常生活画卷，在这里一向有最贴切的诠释。茶客们习惯喝早茶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天早晨七点前，茶馆便座无虚席了。白瓷带把子的大茶壶，加入茶叶，开水一冲，清香四溢，依次倒入白瓷小茶盏，浓厚的绿汤，于小范围旋转中，慢慢趋于平静。

四乡八镇，来者都是客。炉桥茶馆里从来都没有“一回生两回熟”的交往礼仪。相互之间不认识也不要紧，你只要买一包茶叶，外加一份茶点，拿一个小茶盏，就可以随意入座，融入击鼓传花般的程序之中。众口悠悠、雁过留声的往事，男婚女嫁，家长里短，绕来绕去的话题，很快就会转到当年的茶座上。

老茶客无疑是“活字典”，放下茶盏，不用思考，随口就重塑了当年的情景：宣统三年半，顶子满天散。不过麻脸三爷的父亲是真学问，在安庆大学堂执教，因为支持革

命被杀害而遗他他乡。由于风紧，家人不敢去办理后事。失去了顶梁柱，从此家业衰落。麻三爷读书不多，没有里子，却死要面子。平时喜欢在上衣口袋挂钢笔。那时候识字的不多，钢笔也很是金贵。麻三爷显得极为自信，到处显摆，每天迈着四方步来喝茶，还没落座，就有人照例故意出题目考他，这个说：“三爷帮我写封家书。”那个说：“三爷，给我写份状子。”这时，麻三爷就会掏出钢笔，拧开，甩甩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不巧，没有水了。”

众人哈哈大笑，非常清楚他根本写不好，分明就是屎壳郎虫爬进烟盒里——假充黑火石。久而久之，针对半罐叮当者，本地人就会说：“我看你是麻三爷的钢笔，没有水了。”

茶客们对麻三爷父亲的遭遇，不甚了解，只能捕风捉影，一番点评，也就放下了。不过，与在茶馆里喝茶有关的另一桩辛酸的往事，却始终令人难以忘怀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大年将至的一天，有个家境平常的村民，冒着寒风，踏着积雪，天不亮就动身，来炉桥赶集，打算买几斤猪肉回家过年。和每次上街一样，他先来到熟悉的茶馆里喝茶聊天。左一杯，右一杯，谈天说地，很是融洽。几壶茶喝完，时已近午，此人慢慢腾腾结账，走出茶馆，来到肉案边，伸手掏钱准备买肉。不料屠户伸头告诉他：“刚刚肉价飞涨，您老手里的几张钞票，一两肉

也买不着了。”晴天霹雳，这位爷顿时愣住了，后悔不已，却半句话也说不出。眼看市场上物价像变脸似的，一会儿一个样，再不出手，现钱就是废纸。于是他一气之下，咬牙买了一口袋门神小画像，饿着肚子背回去，挨家挨户免费散发。不用说，这个年，全家人过得很无奈，很失落。

门窗不大，开着。阳光即将当头，茶客们渐渐起身告辞。一位腿脚不便，全身穿蓝衣服的老头，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到院门口。有熟知内幕者悄悄地指指点点，随口说：“看看，那个酒鬼子，一天两顿酒。年轻时给公家开拖拉机，用葫芦瓢拌黄瓜凉粉，煮个咸鸭蛋，都要喝酒。退休了，拿点钱，全都装到酒壶里去了。现在，中风后遗症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那人忽然转身，一瘸一拐走回来了。空气顿时凝固，众多目光齐刷刷盯往同一个方向。只见那人旁若无人，直接走到正在收拾茶具的老板面前，倾斜上身，伸出一只手，神色平静地说：“借一百块钱，中午买酒。过几天，工资到了，就还。”

年过五旬的老板慢慢直起腰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用右手轻轻拉动挂在肚子上的钱包拉链。现场风平浪静，实际上见证者已经完整地捕捉到了眼前发生的所有细节。明天，本地其他茶馆里也会有最新的说法，添油加醋，绘声绘色，传递记忆的接力棒，根本不会掉在地上。

# 天长赋

□夏锡生

天长，处华东腹地，控楚尾而启吴头，连豫鲁而接宁扬，为祖国东南之胜区，资源之宝库，文化之渊藪。

天长，始于汉而名于唐，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让大唐江山“千秋万代”，将自己的生日定为“千秋节”，并选出江淮之间这块“福地”，设“千秋县”。后来，又觉得“千秋万代”比不上“天长地久”，便改名为“天长”。

天长安人文荟萃，一代名相包拯曾在此任县令，北宋有因弃官寻母而被列为“二十四孝”之一的朱寿昌，清代有被誉为晚清小说压卷之作的《夜雨秋灯录》的作者宣鼎，有兼资文武、旁通六艺的女学者王贞仪。近现代更是名人辈出，不胜枚举。民歌《茉莉花》便由天长南乡小调《鲜花调》发展演变而来，经天长籍作曲家何仿搜集整理，传布歌唱，走向世界。

天长大地，是由长江、淮河托起来的一颗明珠。千百年来，曾有许多许多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等从这里诞生，或在这里留有足迹，留有诗文，为她添彩，为她增光。所以天长的—丘—壑、—泉—石、—枝—叶都有典故，都有考究，是一部史，是一册书，是一张琴，是一壶酒，更是一幅画，难怪人们总希望到天长来寻幽览胜。因为她的文化底蕴太深厚，来者总是流连忘返，认为天长有看头、有说头、有想头、有兴头，返回后仍余味不绝。

天长的山水名胜，则静静地幽隐一隅，默默地坐看秋月春风。她的胸中，既有风雅策论、铁马金戈，又有道德经纶、朝堂涌波。她的眼里，既有怀草秋茶、生灵涂炭，又有兵戎浩劫、人间沧桑。因而在胭脂山下信步徘徊，你可以与她沉吟吟咏；在琉璃泉旁浅斟满酌，你可以与她酒令呼朋；在状元桥头读书悟性，你可以听她谈古论今；在二贤堂前和图书馆内，你可以听她指点兴亡和历数春秋。只是她不愿炫耀自己，这是否也是天长山水名胜和古今贤能一大光采的缺憾？

赞曰：胭脂山，髀社湖，山清水秀育千秋儿女；琉璃井，状元阁，地久天长造万古风流。



▲鹅群 陆抑非/绘

# 门前的杏树

□陈 雷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白米山脚下的一个大院里。20世纪70年代，这里是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师部所在地，当年军歌嘹亮，一派生机勃勃。因为我们从曲亭搬来得晚，我家就住在围墙内的第一排。家门口有棵高大的杏树，据说是师部成立时警卫战士种下的，这样算来它的年龄比我还大。

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每年三月，满枝的花骨朵就会如约绽放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片淡粉色的云。杏花通常五瓣，也有六瓣的，白里透红，恰似少女的羞涩。蜜蜂嗡嗡响，在花丛中飞来飞去。读中学后，我每年都会采摘一两枝放入瓶中，书房立即变得诗情画意起来，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芳香，一道道数学难题迎刃而解。

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杏花盛开时，家门口的杏树绝对算是大院一景。林老师携新婚燕尔的妻子来欣赏过杏花雨；金老师住在我家对面，

只见他在窗前挥毫泼墨，奋笔疾书，“林外鸣鸠春雨歇，屋头初日杏花繁”，一气呵成。

杏树的花期很短，盛花期只有一周，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的情景，往往发生在春分时节。雏杏是青绿色的，只有豆粒般大小，毛茸茸的。我在树下开始数数，一只、两只、十只、五十、一百、两百……

六月炎炎夏日，麦子飘香，杏树上的一只只青果变成了金黄色，有些熟透的还黄中透红，非常诱人。我摘一个放入嘴中，甜中微酸，顿觉清爽。

有一天深夜，树叶沙沙作响，爸爸被惊醒。“有贼！”他拿了一把手电筒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，轻轻开门，又踮脚走到树边。树上的“沙沙”声顿时没有了，爸爸用手去摸，摸到一只脚。“是我，老师，我是张三！”爸爸拿手电筒一照，树上竟然有十几个小孩呢！“谁？”爸爸一声喊，他们像毛猴子一样从树上跳下，向对面宿舍跑去。原来是一群附近中学夜读的孩子，因为口

渴来摘杏解馋呢！

第二天，我们起来一看，树上的杏子几乎没有了，只有树梢上还有零星几个。有一根树杈也被踩断了，我伤心地哭了。爸爸拿根长竹竿，把树梢的杏子全打了下来，还有一小篮，总算我们还能品尝一些。

第二年，踩断的枝条又发了新枝，我开心地笑了！待青杏变黄时，爸爸主动送一篮给那些学生，说道：“你们从皇甫山来，父母不在身边，不容易，还要忙着上学，要吃杏子随时来我家摘。”

麦子熟了，金黄色的杏子挂满枝头。傍晚，爸爸爬到树上，将黄澄澄的杏子小心摘下，竟然摘了两大篮，将近50斤。第二天恰好是沙河集逢集的日子，我跟爸爸到集上，把杏子卖了。为了奖励我，爸爸给我买了一支英雄钢笔，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！

如今，大院是风景区的一部分，往日的平房变成了一栋栋红瓦白墙的别墅，门口的大杏树还在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辉煌！

# 五月的黄昏

(外三首)

□陈海权

黄昏时分，五月的天空  
如旧书页轻轻翻动  
街角，陌生的人流  
映照梦中模糊的面孔

华灯初上，光影交错  
白日的喧嚣被放逐  
我独自徘徊  
在清风徐来的小巷  
寻找一座  
属于远方的灯塔

## 黄牛牧归之歌

暮色里，牧歌声悠扬  
响彻寂静的田野  
绿草混着泥土的芬芳  
一群黄牛，在风中缓缓移动

大地辽阔，我们都是自由的旅人  
牧歌是夜的序曲  
黄牛是流动的旋律  
归途的路上，生命的呐喊  
远远高于风中的一粒尘埃

## 夏风吹过田野

夏天吹过田野  
一袭绿裳，一波麦浪  
都藏着澎湃的欢歌  
天空高远，白云洁净  
生命的舞蹈  
在田野上演  
忙碌的农人，滴落的汗水  
在此刻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

## 风居住的街道

它在街道喧嚣，等一个迟到的少年  
在巷子留下密密麻麻的印记  
然后，飞回果园  
啄着刚长出的石榴。五月  
这最后的打情，是否曾在梦里出现  
我不知道，作为一个孤独的行人  
在树下驻足的瞬间，看见一缕风  
牵着一个少女的手  
款款而来

# 古城行走寻访 欧阳修

□王世福

我们好友相约“滁州古城行走”，穿越历史寻访北宋名臣欧阳修。登临琅琊阁看环滁皆山更锦绣，瞻仰醉翁亭拜访爱民好官欧阳太守。

古老欧梅花中巢许享誉千年神州，《醉翁亭记》“欧文苏守”文坛泰斗。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不醉不休，《丰乐亭记》宽简政治安邦无忧愁。

上水关、下水关守护百姓安宁，钟楼、鼓楼奏乐盛世几度春秋。居安思危操练民兵镇守清流关，喜迎文人雅士欢宴宋城怀嵩楼……

饮水思源官井巷，西涧春水向东流。请君品饮让泉水，醉翁之意万古留！

